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困知記附錄

與王陽明書

昨拜書後一日始獲奉領所惠大學古本朱子晚

珍感珍感某無似往在南部嘗蒙誨益第苦多病

克傾吐所懷以求歸于一是而用之歎去年夏士友有以傳習

錄見示者亟讀之過則凡向日所聞往往具在而他所未聞者

尚多乃今又獲拜讀二書何其幸也顧惟不敏再三尋繹終未

能得其旨歸而向日有疑嘗以面請而未決者復叢集而不可

解深惟執事所以惠教之意將不徒然輒敢一二條陳仰煩開

示率爾之罪度弘度之能容也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

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

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創其所補之傳直以支



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之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天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外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異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知曰意用於事親卽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于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卽事卽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總此誠意正

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卽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卽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闕墮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

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
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一毛一髮
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相妻子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
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
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
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
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內裏者以爲得
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
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羸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
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
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
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

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
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
字却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
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智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
以執事天資絕出而日就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
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
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
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姑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
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
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
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
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

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抑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固不容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詞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爲未合則選執事和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抵牾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詳推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乎所謂真積力久

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隣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白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道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儆於斯言也抑草廬既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間斷爲庶幾乎尊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然其至夫其須臾之間問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旣知所以尊之道在此一有間斷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

以爲極則也某非知道者然匪勉以求之亦有年矣駸尋衰晚
茫無所得乃欲與一代之英論學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執事
平日相與之意良不薄矣雖則驚鈍心誠感慕而樂求教焉一
得之愚用悉陳之而不敢隱其他節目所欲言者頗多筆硯久
疎收拾不上然其大要亦略可觀矣伏惟經畧之暇試一觀焉
還賜一言以決其可否幸甚

又 戊子冬

側聞旌麾伊邇計不日當臨敝邑甚欲一瞻德範以慰多年渴
仰之懷奈病骨支離艱於遠出咫尺千里悵惘曷勝伏惟亮察
去年嘗辱手書預訂文會殆有意乎左提右挈相與偕之大道
爲愛良厚感戰無已但無若區區之固滯何夫固滯者未免於
循常而高明者恒妙於獨得竊恐異同之論有非一會晤間之

所能決也然病既有妨盛意何可虛辱輒以近來鄙說數段奉
塵尊覽及嘗反覆高論有不能無疑者亦僞爲一段具如別幅
固知未能仰契尊旨將不免爲覆瓿之具亦姑效其愚而已雖
然愚者千慮容有一得先賤後合尙不能無望於高明伏希裁
擇幸甚

物者意之所格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此執事格
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
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
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
高明獨得之妙夫豈淺陋之所能窺也耶然誦論之勤兩端
既竭固嘗反覆推尋不敢忽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
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

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之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嘗謂意在於事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吃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義未可謂之知學也試以吾意着於川之流魚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耶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

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旣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三也

初作此書將以復陽明往年講學之約書未及寄而陽明下世矣惜哉鄙人皆記中語也念非一家私議因錄之

答允恕弟 己丑夏

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說乃記中大節目吾弟所見皆合何慰如之然心性之辨旣明則象山之學術居然可見顧乃疑吾言爲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分明是禪弟則

以爲似禪似之爲言彷彿之謂也以余觀之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皆不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直彷彿云乎據象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以禪學目之不容不自解爾釋氏之自私自利固與吾儒不同然此只是就形迹上斷他病根所在不曾說得蓋以靈覺爲至道乃其病根所以異於吾儒者實在於此而此二字正是象山受用處如何自肯拈出余所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誠有見乎此也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且盡矣當爲萬物無疑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兩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云者卽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

到極處却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卽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卽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凡象山之爲此言誤人多矣其流禍迄今益甚士之好高欲速者更倡迭和駁駁乎有不變於夷之勢世道升降將必由之余惟恐攻之之力而無以塞其源殊不覺其言之已甚也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僞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余敏忽哉夫以象山之高明固宜不肯作僞但其見性不的而

主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兩語明是歸脫却須要遮飾又如答李敏求心性材情之間始終不見分曉只是支吾恐非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弟嘗徧讀其書試尋幾句言性分明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說當不終日而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契本心一語意欲爲象山出脫禪學余固謂象山有見於心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尙費分說耶湛元明議論多持兩端余嘗擬之楊子雲矣况渠乃象山派下眞法嗣乎容有回護言及於此弟將又以爲甚顯不直則道不見爾倘猶未合不妨更熟講之余固嘗言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

附允恕原簡

承示劄記反覆數過詞意俱到心性理氣諸說鄙見皆同獨

象山條下終未盡合心性雖微有分原只一理象山想是合下心地清明故所見過高再不細究遂謂心卽理也又云格此物窮此理此字皆指心言人誠能窮得此心之理亦何性不了記云聖經格物窮理果指心乎然則物理果皆非心乎當惻隱處自惻隱等語此良心發見處恐亦無待乎思又與王順伯書儒者以人生與天地並而爲三極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釋氏止見生死事大此卽其道之有異爾後一書尤懇切若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則象山乃反覆作僞之小人非惟朱子得以攻之順伯老兄亦將攘臂而毆之矣陰實祖用其說而陽諱其所自來此亦朱之攻陸未知能得其服辨否與順伯書朱子亦議其不是今不及檢閱嘗愛趙東山之贊及近日湛元明之語云謂之禪吾不敢也謂流而非

禪吾不信也可謂平正之論兄再思之記得無已甚乎無令後人之議今也今專此申請便中示正病暑不能詳悉

答黃筠谿亞卿

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體一而已矣用則有千變萬化之殊然而莫非道也此理甚明此說從來不易來書乃有用非道乎之難殊莫詳所以反覆思之得非人心道心之辨有未合乎夫危微精一四語乃心學之源僕於此煞曾下工夫體究來直窮到無可窮處方敢立論萬一未合願相與熟講之此處合則無往而不合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不能無疑於鄙說愚則以謂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雜出而常危

也此亦不須執紙上言語驗之於心便自可見既是人心動靜如此即不容窮歸之聖人矣請更詳之 靜無形而動有象只是就已發未發上立論非謂人倫庶物皆不必留意也蓋格物窮理工夫記中第六第七章嘗推明程子之意其說亦既詳矣試求其下手處惟性情最為切近故此章粗舉其端至第二十章方能盡其說也果於性情上有見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此然亦須於事物上一驗過或先於事物有見亦須就性情上驗過蓋內外只是一理但有纖毫合便成窒礙所見終未為的也且吾心之理與人倫庶物之理皆所謂無聲無臭者也既曰窮理孰非明其所難明者乎 知行當並進而知常在先先儒有定論矣南軒之說未見全文所謂知有淺深理固如此陽明學術大本已自不同其餘要不足深辨知萬物同出一理為

知至此言未爲不是但不知呂氏於格物處若何用工乃自爲
四說之異據其所說與同出一理之言自不相應朱子以窒合
二字斷之可謂切中其病矣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工深
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
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閱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
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
知性而知天卽斯義也天人物我其理本一不容私意安排若
有意於合物我而一之卽是窒合之私非自然之謂矣勉強牽
合此處或通他處復礙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夾書所舉無物
之句格字在物字上恐一時筆誤也 六十五章重添註脚之
煩誠如來論但於理一分殊之義似乎稍有發明不知觀者緣
何反感繼之者善卽所謂感於物而動直緣程子之意而申明

之耳非以化育形容人心也蓋程子繼善之云是就人性發用
處說感物而動正是人性發用處也以感動釋繼善程子本意
較似分明似亦無可疑者惟濁其感動之物欲以下三語原本
倒却正意後嘗改本所以致惑或恐在此更希示知 指搃
之論盛德之言也感佩感佩初遇有所見卽記之於冊似此
頗多天及寫淨本亦頗自覺似直多已削之所未果盡削者誠
慮道之不見也然道有餘而不足誠過矣將何以補之乎

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甲子秋

得六月望日書披閱再四承不以老朽見兼爲之欣然傾倒多
至累幅厚意何可當夫道之不明久矣所幸聖賢之道書尙存
有志於學者誦其言而咀其味探其歸趣反而馳之吾心庶或
窺見其一二以爲持循之地願有道之君子世不多得是非得

失莫或正之其所取證終亦不出乎聖賢之書而已僕之從事於此蓋亦有年齒髮既凋自度無能復進乃筆其區區之見以與朋友講之然視爲老生常談一覽而遂置之者多矣異同之論遯乎其未有辨頃辱貽書見需拙稿以欽高誼因輒以奉寄意者將有合焉誨札過來則枘方擊圓殊不相入高見已定殆亦無復可言者矣而書詞丁寧不容包已勉罄所聞以復請更詳之來書凡三段第一段申明良知卽天理之說甚悉首云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末云考之孔曾思孟流澤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別足知賢契不肯以禪學自居也然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

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羞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爾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夫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終不免墮於其說無乃未之思乎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僕雖笨固知賢契所得在此數語然其誤處亦在此數語此正是講學切要處不得無言第恐定力難移言之苦無益爾雖然吾心其可以不盡乎夫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

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此非僕之臆說其在樂記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卽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卽明覺之自然也在易大傳則所謂天下之至精卽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卽明覺之自然也在詩大雅則所謂有物有則卽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卽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曾有一言謂良知爲天理者乎然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賢契嘗考之矣或恐別有可證高論者惜乎畧未舉及僕請再以所聞於數子者證之孔子嘗言知道知德矣曾子嘗言知止矣子思嘗言知天知人矣孟子嘗言知性知天矣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別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况明道先生嘗釋知覺二

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尤爲明白易見上下千數百年其言如出一口吾輩但當篤信而明守之豈容立異若前無所受而欲自我作古徒滋後學之惑而已非惟不足以明道且將獲罪於聖門可不慎乎且僕又嘗聞之伊川之道與明道無異晦菴之學以二程爲宗來書所舉竟不及二先生何也得無以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乎夫天人物我其理無二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日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看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爾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知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日履則

自頂至踵實復少有分別乎二先生所見之理洞徹無間凡其格物之訓誠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孰能易之世儒妄加詆訾以自陷於浮薄諛賢樂之所不取然於二先生之學似宜更加之意不以所見偶未之合而遂置之斯文之幸也第二段所論學問思辯工夫與僕所聞亦無甚異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爲之方先後緩急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則可緩陳白沙所謂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則當急中庸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仲說頗長姑舉其槩以賢契之明悟宜亦不待余詞之畢也聖賢經書人心善惡是非之迹固無不紀然其大要無非發明天理以垂訓萬世世之學者旣不

得聖賢以爲之師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礪入細所顧者經書而已舍是則質質焉莫知所之若師心自用有能免於千里之謬者鮮矣善讀書者莫非以已工深力到內外自然合一易簡之妙於是乎存歧而二之不善讀書者也夫天下之士亦多矣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爲道惟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者乃爲不遠人以爲道乎第三段所論致學本原與夫後世學術之弊亦可謂句句合矣但微意所在乃專以尊奉良知從事於易簡者爲是窮究物理博通於典訓者爲非只緣本領不同故其去取若是夫孔孟之絕學至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嘗認良知爲天理也以謂有物必有則致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物此語見傳習錄來書亦云致其良知於日履之間以達之天下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

不得於言乎

雍語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
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總是此見

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

此是告子大病凡爲孔孟之學者或偶沾斯疾不早進瞑眩之藥以除其根是無勇也古者大學之教非秀民不預農賈園蒐誠有所不能及者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侯腹心天資之忠厚者亦云可矣豈真見而知之與太公望散宜生等乎古人自幼而學至四十始仕三十年間無非爲學之日既專且久道明而德立及爲公卿大夫直行其所學而已不暇爲學又奚病焉來書不能及不暇爲之說殆以廣招徠之路使人競趨於易簡爾豈通論乎格致與博物治聞不同先儒已自說破彼徒博而不知反諸約者望其入道誠亦難矣若夫講之精辯之悉知之明而學之果不差焉斯固吾夫子之所謂好學者豈易得哉學既不差安有源遠本披之患本披源遠皆差之蔓釐而

不自覺者也嗟乎安得先覺之君子特起於今之世以盡覺夫未覺者哉累幅之書中間儘有合商量處第年老精神短照管不及又恐亂却正意是以但卽其切要者論之然體用兩字果明則凡未經商量者雖欲不歸於一不可得也未審高見畢竟以爲何如言有盡而意無窮千萬詳察

又 乙未奏

二月十一日得去年十月晦日所惠書往復間不覺遂半年矣披覽之旣欣慰可知僕獨學無朋見聞甚少向來奉復誠欲資麗澤之益故詞繁而不殺茲承逐條開劄俾得聞所未聞幸甚幸甚夫良知之說賢契講之久矣其義皆先儒所未及僕之所守不過先儒以說其不合也固宜詳味來書詞雖若謙而所執彌固固以凝道謙以全交可謂兩得之矣老拙於此尙何言哉

然而瓊玖之投木瓜之報又禮之所不容廢者敬就來書再舉一二以見杻鑿之不相入處刑方爲圓老拙固所不能斷圓就方賢契亦或未肯姑以奉酬雅意焉爾來書謂立言各有所當此語固然樂記亦云物至知知不妨自爲體用也但以理尋即恐其知難作實體看果認爲實體即與道德性天字無異若曰知此良知是成何等說話耶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章首尾甚是分明未嘗指良知爲實體也首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中間又云訂頑意思乃脩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初未嘗語及良知已自分明指出實體了不然則所謂存之者果何物耶且訂頑之書具存並無一言與良知畧相似者此理殆不難見也其良知良能以下數語乃申言存得便合有得之意蓋雖識得此理若欠却

存養工夫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惟是存養深厚自然良知日明良能日充舊習日消此理與心漸次打成一片便爲已有夫是之謂有得其語脉一一可尋也此章之言陳白沙嘗吃緊拈出近時有志於學者率喜談之然非虛心潛玩毫釐之差或未能免無乃卜累先賢已乎又來書力辨置之度外一言僕固知此言之逆耳然竊有所見非敢厚誣君子也嘗讀文有云大哉心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天理之本然也彖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理之在萬物者也吾夫子贊易明言天地萬物之理以示人故有志於學者須就天地萬物上講求其理若何謂之純粹精若何謂之各正人固萬物中之一物爾須灼然見得此理之在天地者與其在人心者無二在人心者與其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二在鳥獸草木金石者與

其在天地者無二方可謂之物格知至方可謂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摩臆度而已蓋此理在天地則宰天地在萬物則宰萬物在吾心則宰吾身其分固森然萬殊然止是一理皆所謂純粹精也以其分之殊故天之所爲有非人所能爲者人之所爲有非物所能爲者以其理之一故能致中和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中即純粹精之隱於人心者也即純粹精之顯於人事者也自源徂流明如指掌故曰聖人本天僕之所聞蓋如此今以良知爲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萬物衆多未易徧舉草木金石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邪殊不知萬物之所以爲性者無非純粹精之理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即不得謂之各正即是

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以此觀之良知之非天理豈不明甚矣乎來書所云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置之度外者只是認取此心之靈感通之妙原不曾透到萬物各正處未免昏却理字終無以自別於弄精魂者爾頗記佛書有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眾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非所謂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者耶此之睽而彼之合無他良由純粹精之未易識不肯虛心易氣以求之爾率意盡言似乎傷直然非以求勝也蓋講論道理自不容於不盡是非取舍則在明者擇焉備猶未亮姑置之可也因風時寄數字以慰岑寂足見久要之義鄉書已祇受珍感珍感不宣

答劉貳守煥吾 乙未秋

前日講論有遺補之以小簡遽勞還答非篤志好學安能若此
示諭縷縷大體雖若相同而工夫終未歸一再有商確想不爲
煩來書云道心即本心本心即天理又云求仁之外無餘學又
孔門答諸子問仁處只指其要者之而本體自在所言皆當
但要認得天理及仁字分明庶乎存養之不差爾至謂聖賢論
心皆指道心言又謂赤子之心即道心却恐未的僕嘗備考經
書中專言心體者惟是厥書道心孟子其心兩言最盡其他就
發用處說爲多如所謂以禮制心從心所欲不踰矩其心三月
不違仁此三心字若認着道心則禮字矩字仁字皆說不去矣
赤子之心伊川以爲發而未遠乎中晦菴以爲純一無僞亦是
說發用處其言皆不容易若曰道心則人人有之何獨赤子也
然亦非獨人爾物皆有之易不云乎各正性命故欲見得此理

分明非用程朱格物工夫不可夫物我並立而內外形焉乃其
散殊之分然而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所貴乎格物者正要見
得天人物我原是一理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人物之性各在人物身上而吾乃能盡之者非以此理之同故
耶凡程朱格物之訓正所謂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爲非只欲固
守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雖名爲合一實已分而爲二矣大
抵區區之見與近時諸公異者只是心性兩字人只是一個心
然有體有用本體即心性即理故名之曰道心發用便是情情
乃性之欲故名之曰人心須兩下看得分明始得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非發用而何然則良知
之說可知已若但認取知覺之妙執爲天理則凡草木之無知
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推究到此明有窒礙恐不可不深

思也拙記中此等意思發得已多但恐散漫難看近答崇一符
臺一書雖括粗盡今輒以奉覽賢契講學蓋欲得之於心非若
他人出入口耳者僕是以樂于往復而忘其拙雖未敢必其有
合其必有以輔區區之不逮者矣

又

再辱還答乍合作離酒欲致詳亦難乎其爲言矣蓋高見已定
故也然重違雅意因復少敘區區雖若傷煩庶無失爲忠告焉
爾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理是也仁字專就人
身而言易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蓋天地人物原無二
理故此理之在人心者自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是之謂仁果
認得天理分明未有不識仁者昨因舉來書三語故著個及字
惻怛惻隱皆發用之妙非仁之本體也 以禮制心三句皆人

心聽命於道心之意禮非外也來書以三念字代三心字及舉
存其誠之說皆得之矣所云格此念作格其非心看自是如作
格物說却難通 僕於天理粗窺見一二嘗從程朱格物之訓
而入與賢契素所尊信者終恐難合伊川先生云物我一理纔
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果見得此理分明卽天人物我
一時通徹更無先後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來書知所先後一
言容有遷就未敢以爲然也 所云良知有條理處謂之天理
天理之明覺處謂之良知此與良知卽天理之言不審是同是
別卽之爲言還添得註脚否耶賢契非淺於文義者稍肯虛心
推究殆不難見也夫所謂天理者無一物欠缺無一息間斷堯
草田荆山傾鐘應自古至今能幾見耶使以爲推究得去恐未
可也

又 丙申秋

五月間獲領華翰知履任平善良慰鄙懷副以佳儀足感至意聞潮士多肯向學此第一好消息聚講之願賢契恐不得辭然亦無可辭之理也來書又論及心性足知好學無已頗記往年奉東已嘗有終恐難合之慮既各安所見驟難歸一曷姑置之大學未嘗言性言至善矣正心乃止至善工夫至善果何物耶未易識也中庸未嘗言心言戒懼慎獨矣戒懼慎獨非心而何惟有心地工夫乃無失乎天命之正其言各有條理毫髮不差若欲援此以證心性之爲一物以恐未當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也兩字一呼一應安得混而無別乎且性乃生理今直認爲生意難道不錯理無形意有迹也此至精至微處非言可悉須自得之雖然賢契平日所聞蓋已積滿胸中矣問辯雖

勤匪虛曷受再三之瀆得無彼此俱失乎惟加察焉是所望也

答陳靜齋都憲 丙申冬

辱書知嘗通覽批語爲幸多矣獎借之過殊不敢當惟不吝切磋乃爲至愛承諭以人心道心之疑且悉尊旨然生之認道心爲未發非欲與朱子異也蓋潛心體認爲日久矣於是證以中庸之說其理甚明若人心道心一槩作已發看是爲語用而遺體聖人之言殆無所不盡也惟精是隨時省察工夫就人心而言惟一是一平日存養工夫就道心而言蓋人心常動則二三故須察道心常定惟是一理故只消養平且既知所養又隨時而致察焉則凡人心之發無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天人之所以一也察即審也恐非一事施爲或謬其病只在本原若本原未純驗之雖勤無益也鄙見如此不審猶有室礙否乎且朱子序中

庸章句有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註解有云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夫既以大本爲天命之性以天命之性爲道心則道心明是未發而又以爲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是原未有一定之論也將求所以歸於至一非高明其說筆耶所舉黃勉齋答李貫之間似與鄙見亦不甚同蓋渠論人心道心皆固守師說且分析太過覺少混融之妙也所謂以理而動無迹可見故曰微此言殊有病天下之動固根於理動必有迹安得云微且既曰以理而動矣而又曰存之於內何言之不一也將求所以歸於至一安得不深有望於高明哉若夫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聖意所存固難臆度但觀中庸之論中和亦先舉喜怒哀樂四者似皆欲人據其可見之迹而求之則無聲無臭之妙庶乎可以默識不然即恐茫然無處下手求之愈遠而反失之矣妄意如此姑備一說可乎久病初愈詞不逮意口莫尊裁他有所疑不惜一一鐫論尤感

又

續承教札摘不拙記中論敬一條謂此心必敬而後能操今日操即敬也似無所用其敬矣又謂主敬持敬如朱子所作敬齋箴其功甚密絕無罅隙如徒操而不敬未免欲密而反疎凡所疑於鄙說者其曲折講此數語然恐生之蔽於所見也乃備舉堯舜以來至於程朱數子凡其格言至論與夫實用工之方以開發之忠告善道何以加此感甚幸甚夫敬之一字誠千聖傳心之要典生雖不敏亦嘗與有聞焉何敢弗敬然考之吾夫子之訓但言敬以直內未嘗言主敬持敬也至程子始有此言然其曰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固夫子本意也詳味而已兩字

只敬以直內便是操之道敬外無操操外無敬謂必敬而後能操恐非程子意也若曰必敬而後能存則其義自明而於鄙說亦無可疑者矣主敬持敬爲初學之士言之可也非所以論細密工夫也何也謂之主敬非心其孰主之謂之持敬非心其孰持之夫敬實宰乎心而心反繫於敬猶其周流無滯心亦難矣一有滯焉安得直乎此生所以有欲密反疎之疑也初學之士其心把握不定往往爲物所化以此爲訓蓋所以防之耳若論細密工夫無如操字之約而需更不須道主敬持敬已在其中矣此致一之妙也生之從事於斯不爲不久凡諸儒先之訓見於大學或問中者皆嘗一一驗之果能常常提掇此心有不主於一而更他適者乎有不整齊嚴肅者乎有不常惺惺者乎有不收斂而復容一物者乎驗之數說既無不合反而驗之

身心若動若靜亦頗做得主宰於是始渙然自信以爲卽此是敬可無待於他求也是知操之一言乃吾夫子喫緊爲人處凡有志於學者果能奉以周旋日用工夫真是直截既無勞擾亦不空疎故特表而出之期與同志之士共學焉非立異也况朱子嘗因論敬直窮到底亦以爲要之只消一個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是誠允得我心之所同然惜其混於多說之中莫或知此言尤爲以要者耳敬齋箴反覆詳盡無罅隙然所謂動靜弗違表裏交正孰非操存之實乎恐不必將敬字別作一項工夫看也自領教札以來紬繹再三思有以仰承諄誨而終未能頓舍其舊又不敢曲爲之說以自欺爰竭愚衷以謝明教切磋之惠尙有望於嗣音幸無靳也

又

昨小僕回又承教札非志道之篤愛與之誠何能及此往復莫
逆欣慰良多妙合而凝所舉張南軒之說甚當朱說似乎少異
請更詳之如南軒之說合字自可不用也所以陰陽者道來教
云理既是形而上者雖着所以字亦不妨此言良是區區之意
但以爲不如伯子之言尤渾然無縫縫耳然所以兩字果看得
透則所謂原來只此是道益了然矣大抵說到精微處愈難爲
言謹此奉酬伏希裁擇

答陳侍御國祥

丁酉春

歲前祇領教札如獲百朋裁謝草草實緣匆遽使者去後方得
究觀天分之高學力之優志向之正隱然皆有見於言外爲之
降歎無已第推與之過殊不敢當遊於聖門自當守吾聖人家
法爾人心道心之辨僕於此用工最深竊頗自信朋交間往往

疑信相半只爲舊說橫在胸中今得高論爲之發明殆非小補
所云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直謂之中言既發則必知中
節而後謂之和此無他氣用事與不用事之辨也此數言者尤
爲以當明乎斯義則區區之說自無可疑者矣僕嘗謂人心道
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斯誠講學第一義高論首及於
此而詞又足以達其意其有見哉又承論及佛氏與陸象山斯
亦講學之所不容後者然彼此之論似乎小有未合敢畧申之
僕論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高論亦既在所取矣而又以爲
責之甚恕豈非以佛氏之於此心見之猶有所未盡耶然既云
無見於性即不得比於孟子之盡心矣僕謂象山亦然高論初
以未悉爲詞既而欲處之告子之列朱子固嘗以告子目象山
矣蓋以力制其心之同也然僕嘗細推之不能無別告子之不

動心其心死其時未有佛氏但以燭理未明而墮於意見之偏
高論以爲學焉而堯者是也然其爲說初無以動人其害終小
象山之不動心其心活蓋謂有得於頓悟之妙從源頭便是佛
氏本來面目去豈末流之失乎其人雖遠其說方行所以陷溺
人心而秦無正路者固君子之所深慮未可容易放過也請更
詳之又承見諭因覽拙記至物格則無物幾語心目懣恍若有
見惜於不久而晦而遂失之詳味善詞足知平日嘗用格物工
夫故一旦因所感觸似乎豁然有個覺處其隨晦而失之者殆
工夫欠接續之故耳惟是操存省察致其功不使有須臾之
間斷則晦者以明明者益顯自富久而弗失詩所謂學有緝熙
于光明緊要處全在緝字也鏡路二喻皆出於先儒磨盡塵垢
之昏則本體瑩然行到王國之中則萬方畢會此理固然無可

疑者倘遺形器之粗憚積累之勞而欲徑探夫上達之妙却恐
反生病痛妄意推測如此不識然乎又承有感於僕所論吳草
廬之言而深病夫近世學者妄議朱傳之失示及所嘗論辨之
說甚是詳明自非留心正學安能及此夫世之妄議朱傳者其
始蓋出於一二人崇尚心學之私爲其徒者往往貪新而厭舊
遂勇於隨聲逐響肆爲操戈入室之計始末論夫至道就其師
說亦何嘗有實見也浮誕之風日長忠實之意日微世道所關
有不勝其可慨者矣然義理真是無窮吾輩之尊信朱子者固
當審求其是補其微罅救其小偏一其未一務期於完全純粹
而毫髮無遺恨焉乃爲尊信之實正不必委曲遷就於其間如
此則不惟有以服妄議者之心而吾心正大光明之體亦無所
累且朱子之於兩程子何如其尊信也觀其註釋經書與程說

亦時有小異豈非惟是之從乎然非極深研幾則所謂是者要亦未易言也僕資本中人學無師授管窺蠡測何足以究斯道之大全過蒙不鄙而惠之書反覆傾倒曾無少吝重惟盛意不可以虛辱因敢獻效其愚如此據高見所及加以培養之功將來所就固非朽拙所能量也夫培養深厚則所見益精言愈約而味愈長行愈久而事愈實升堂入室夫何遠哉千里神交即同晤語屬望之意倍切惓惓想蒙亮察凡愚見所未及更希有以見教也不宣

答劉貳守與吾 丁酉冬

俾來辱書儀之惠多感盛情審知宦况清佳兼有捧珠之喜尤用欣慰書中諄諄以講學爲事志誠篤矣顧老朽連年臥病茅且塞心將何以奉酬高論乎所舉學者須先識仁一段以爲中

間不曾拈出下手工夫僕向時亦嘗有此疑子細看來須以意會蓋首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中間又云訂頑意志乃備言此體此是明道先生分明指出仁體處學者便當就此下體認工夫果看得訂頑意思透時則章首兩言之義自當了然於心目而存之者有其實矣不然更將孔子答諸弟子問仁之訓一一潛心體認其積力久庶乎其自得之仁固不外乎心然非可以淺近躡急迫求也今欲灼知仁體所在而從事於親切簡當工夫似頗傷於急迫蓋此理該貫動靜無乎不在故欲灼知仁體而存省交致其功則善矣必欲灼知仁體所在而求其工夫之簡當有不墮於佛氏本來面目者幾希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孟子明以爲仁之端恐難作仁體看體用雖非二物然自有形而上下之分若以覺爲仁則混而無別矣且

覺之一字非惟孔子未嘗道及程子亦未嘗道及後學當安所
取信乎鄙見如斯不容有隱更希詳擇拙記誤勞鄭使君翻刻
恐累知言然詳味其題辭其篤信好學可想見已兩賢並處志
同道合切磋之益豈少哉僕常念斯道難明同志難得乃因賢
契又知有鄭使君心之好之亦自有不能已者第無緣一會耳
力疾裁復詞欠周悉幸惟亮之

復張角川少宰

戊戌春

歲前小兒珣到家得所惠教札及感製四編斯文至愛弗勝感
荷審知道體安和尤用欣慰高明之學切於爲己所造既深而
猶以講習爲事同聲之應亦何能已第書詞過直殊非淺陋所
敢當惟有以規正而助益之乃爲至幸大學中庸二傳辭皆精
練正心之義與鄙見不約而同然拙記中僅能畧舉其端不如

高論貫穿前後本末兼盡晦翁復起殆莫之能易矣敬服敬服
但以靈覺爲性淺陋殊不能無疑拙記中於此事論之最詳想
未深契也竊詳高意蓋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謂靈覺屬智
是以一之僕嘗驗之文言貞者事之幹及中庸聰明聖知達天
德二語在人之智卽在天之貞是卽所謂天德明乎貞字之義
則智與靈覺殆不容於無別也明乎達字之義則聖知與天德
又不容於無別也蓋仁義禮智皆定理而靈覺乃其妙用凡君
子之體仁合禮和義幹事靈覺之妙無往而不行乎其間理經
而覺緯也以此觀之可以見心性之辨矣此義理本原不容有
毫髮差互請更詳之且高論亦有非性何靈之有一言是明有
賓主之分蓋心之所以靈者以有性焉不謂性卽靈也僕嘗言
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卽此義也夫賓

主之分乃其理之自然是以雖欲一之而語脉間自不能無對待之勢不可得而一也吾輩所當明辨者無切于此辱愛之厚不敢不盡其愚庸備裁擇僕晚而學易殊欠浹洽詳讀高論啓發良多蓋皆得於精思熟玩優游厭厭之餘決非工爲籠罩者所能到也間有一二稍逆于心想只是本原處所見未一恨無由相與細講之爾春秋說初讀便快愈讀愈快有如是學識須得如是筆力以發之力救胡氏之偏盡洗從來穿鑿之弊其有補於春秋不爲少矣僕於此經未及明習然所謂據事直書而得失自見鄙意素亦云然以此意求之所見固應脫灑加之文字續密行遠何疑嘆賞之餘因欲求正一兩事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諸傳皆以爲聖人與之反覆推尋深所未喻三人者惟仇牧事迹欠詳如孔父狗其君以贖武殃民苟息狗其君以廢

嫡立庶矣皆釀成弑逆之禍罪莫大焉縱其大罪而取其小節豈所以垂訓於萬世乎又况義形于色及不畏強禦之二考之左傳俱未見得不知書及之意果安在也跋開高論以決鄙疑老病交侵神疲力乏乘便修復不能究所欲言者千萬亮之臨楮惓惓尤冀爲斯文寶重不宣

答陸賈門浚明

戊戌秋

七月二十日得六月十日書後數日方得五月十九日書震澤長語及重刻拙記皆如數收領感慰兼至跋語簡重嚴健意味深長識者無不嘆服但推與之過殊不克當爾拙記恐未足傳乃勞重刻原執事之所用心惟欲共明斯道以盡吾儒職分之常初非有所私於老朽老朽亦安得以其私謝第心識之審知文候清佳續學不倦尤慰懷想爲己之學最是涵養體認工夫

常要接續記覽考索皆其次爾想高見具悉無俟鄙言茲因蕭
掌教先生處人行敬此奉復別錄所疑一一條答如左義理無
窮識見有限有所未合當再商量並明弗措煩數非所計也

程伯子論生之謂性章

此章曲折頗多僕嘗反覆推尋覺得纔說兩字正與不容說三
字相照應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本然之性則所謂不容說者非
本然之性而何若以爲指天道而言則此章大旨本因論性而
發既詳於氣稟却無一言說本然之性而遽推及天道恐非
程子意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本
此三句蓋以申明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之意繼善乃借用易
中語指人性發用處而言意謂凡人說性只說得發用處爾孟
子道性善亦只是就發用處指出示人觀乎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等語分明可見若夫本然之妙畢竟不容說也然孟子雖
就發用處指示正欲學者泝流窮源以默識夫本然之妙如告
子輩則遂認取發用處執以爲性竟不知有人生而靜一層此
其所以卒成千里之謬也拙記中又以感物而動一言申繼善
只是要將動靜兩字說教理一分殊分曉理一便是天地之性
分殊便是氣質之性與高見亦何異乎然天地之性須就人身
上體認體認得到則所謂人生而靜所謂未發之中自然頭頭
合着矣遠厯誦論研究再三而說來說去終是舊時見識不知
理果盡於此乎抑固而未化也便中更希明示

凡言心者皆是已發章

人心道心看得甚好必使道心常存而人心之發每不失其正
焉此言尤當希賢希聖更無他法但當力踐此言而已願相與

勉之

新刻楞伽經序章

憂深慮遠拙記偶未及此當思所以處之

能者養以之福章

養之以福僕於此句平日有疑因讀漢書作養以之福其疑遂釋若曰養之以致福理無不通但須增一數字爾古人屬辭固不必一一對待然經書語句多有對得整齊者要之只是順理成章非有意也

通書義精辭確章

愛固不足以盡仁而仁實愛之理所以最難爲言來書所疑未爲過也但博愛之謂仁太說殺了愛曰仁語意却較寬平與孟子惻隱之心仁也相似要之終有所未盡耳中也者和也中節

也天下之達道也其意蓋以發而中節之和爲中中字該言體用在人如何用耳中也者一句與上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是一類此處恐不必置疑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章

此前一章已嘗論及邵學大意亦可見矣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絳綜其說皆有條理若比之鄭玄迂誕之談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耳高論甚實美無得而議之經綸世變乃邵書本旨皇帝王伯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爲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汚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却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間有一二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其妙遠大人之蘊朱子特深

困知記

附錄

二十八

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其必有所見矣大抵吾輩博觀羣籍於凡所可疑者不得不疑可信者不容不信但當以義理爲之權度耳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章

中字非所以訓極字而所謂太極者常在天地萬物之中只要人識得若識得破時中央之中與本復之中無非太極之本然也

梁武帝問達摩章

達摩以造寺寫經並無功德宗果以看經念佛爲愚人來書謂其本意只是要人學他上一乘法在彼教中高處走耳極看得瞭然所謂並無功德及愚人等語皆是真心實話不知不覺從天理上發出來僕是用表而出之以警悟世之迷惑者耳彼雖

異端天理如何泯滅得但由之而不知非過許也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章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魯齋生長元之土地元君則其君也况所遇者世祖素知尊孔子重儒文其賢亦未易得必欲守隱居不仕之節恐非義理之正也且魯齋之出志在行道當時儒者之道不廢雖未必盡由魯齋然開導從與魯齋不爲無力一有不合輒奉身而退視榮利若將流焉聖門家法未之或失此僕之所以有取於魯齋也設使身非元民君非世祖則高論斷不容易拙見如此未知當否請更詳之

答林正郎貞孚 已亥秋

劉石竹憲副過家專人送到手札及盛製兩編開封細讀志同聲應如獲至寶且聞侍奉吉慶欣慰兼至曩在仕途雖未及親

接聞獲見一二篇什心固已奇之矣比審居間日久造詣益深
藏器待時尤用嘉嘆僕進修不力徒專空言以管窺天見則有
限何足重煩賢者之箋釋哉適增愧耳究觀高論大抵天資明
快故得之不見其難才思清通故言之能暢厥旨於鄙見雖或
有合而獨得之妙亦不苟同講學固當如是承欲加之切礪
學未成而毫已及將何以少副愛與之盛心乎勉撫舊聞姑用
塞責不自知其可否也幸相與訂之凡大意相同者皆不贅今
士風日靡異說瀾翻非有卓然不惑之君子其何能定僕老矣
所望於賢者益堅任重道遠之志篤致深潛瀾密之功以振斯
文以式來學將不止爲一世之士而已山川閭阻良覲無由倘
不惜嗣音尤爲至幸

上卷首章

開卷數語似乎用意過深德字形字驟難理會想必有說也

第四章

謂體用動靜道心人心皆有之恐誤也道心性也性爲體人心
情也情爲用體常靜用常動此自然之理非有意於分別也但
觀樂記人生而靜感物而動二語及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便
是明證無可駁者 看來此段却是未悉區區人心道心之說
拙記綱領只在此四字語更詳之 應妍應媼之說固未當
鏡明鏡昏之喻亦未盡蓋道心常明其本體然也人心則有昏
有明凡發而當理卽是人心明處發不當理却是昏處不可道
人心一味是昏也

第五章

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間

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前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第六章

物各付物一以貫之似謂聖人分上事宜更從天理上研究方見得理一分殊無非自然之妙也各觀其親各長其長便是各私其身之說非自下學不誠者言也

第七章

格物既主朱子之說又有取於陽明何也二說果可通用乎

第十一章

理氣二字拙記中言之頗詳蓋誠有見其所以然者非故與朱子異也今高論所主如是亦難乎其爲言矣但氣強理弱之說終未爲的因復強綴數語語在下卷第十九章所疑理散果何

之似看鄙意未盡記中但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並無理散之言此處只爭毫釐便成二義全要體認精密也

第十四章

性之所以難言者只爲理字難明往往爲氣字之所妨碍耳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宋諸君子始有此言自知性者觀之固可默識在初學觀之有能免於鶻突者幾希何也夫性一而已矣苟如張子所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不幾於二之乎此一性而兩名僕所以疑其詞之未瑩也若以理一分殊言性較似分明學者較易於體認且於諸君子大意亦未嘗不合也高論謂理一卽本然之性分殊卽氣質之性特異其言耳此言誠是謂一性兩名猶在則未然只是一個理字何從更有兩名乎况章末

又申明其義云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決不至鶻突人也所舉三聖及羣賢論性之言中間儘有曲折正宜講求歸一而顧末之及末後一段雖詞意高遠止是贊性之善終未見有以盡諸說之異同也

第十五章

非樂於細碎但恐語焉而弗詳此理終不明耳善觀者從細碎處收拾來自然打成一片苟不善觀無怪其惑也

第十八章

足見用心更得數語發揮其所明者尤善

第十九章二十章

吾夫子贊易千言萬語只是發明此理始終未嘗及氣字非遺之也理即氣之理也賢友往往將理氣二字並說左顧右盼惟

恐有失不亦勞乎須求其所以然可也拙記嘗再續於就氣認理之說又頗有所發明恐未見輒以一部奉寄或可忝看也

第二十四章

無物只是不爲物所蔽不以辭害意可也

第二十五章

顏子喟然之嘆允儒嘗意其在請事斯語之後矣此非大義所關不必深泥但看朱註至明至健兩言若非見得禮字分明將何以致其決也

第三十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性命之理不出乎此上下之察朱註明以化育爲言可謂深得其旨矣造端乎夫婦蓋就人事之近而指言其本始察乎天地即卦端之極致不容復有兩端

三端也今謂生化之源乃其一端則造端二字當別有所指矣
可得聞乎

第三十五章

未發之中程子所謂亭亭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見得到
使信得及以偏全清濁爲說失之遠矣太極之義附錄中所答
陸黃門書亦有數語可參看拙記雖無次序却有頭腦前後都
相貫穿只要看得浹洽耳

第四十章

窮理所以格物似乎倒說了

第五十三章

經界之法古以均田後世則以之均賦中間曲折亦不盡同然
行之得人爲利誠亦不少

第六十四章

泉之源不知亦有濁否卽有之將來比性不得程子曰人生氣
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其言至矣第三
句須着意理會

第六十五章

附錄中所答陸書亦嘗論此一段可參看何如高論雖詳似乎
未悉鄙意僕所不能無少於朱子者只是以上二字其他無
不同也

第七十九章

所謂理氣二物亦非判然爲二未見有遷就之意既有強有弱
難說不是判然夫朱子百世之師豈容立異顧其言論間有未
歸一處必須審求其是乃爲善學朱子而有益於持循踐履之

寶耳且如中庸章句所解天命之謂性是人物之性一而已矣孟子集註所解犬牛與人之性又不免於二之有志於學者但草草讀過可乎大凡兩說之中必有一說至當果見得到雖有從有違自無害其爲尊信也不審高見以爲何如

下卷首章

愚之本意蓋謂聖祖雖明二氏之學而其所專用以爲萬世無窮計者惟吾儒之道而已蓋誠有見乎二氏之學不足以經世不足爲有無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之見而聖子神孫所當守爲家法者也高論似未詳此曲折反若有取於二氏然者誠恐害事總希改而正諸

第二章

謂易只爲卜筮而作鄙見終不能無疑後儒之論或恐難盡廢

也

第四章

卦德卦體卦象卦變孔子以前說有無不可知彖傳則分明可見非出於後儒之分析也高論每到分析處多不甚取似微有厭繁喜徑之意朱子不曰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乎

第七章

以後得主爲句當依精於易者決之

第十七章

兩性字微覺不同前一性字當作性之欲看後一性字却是本然之性

第十八章

困知記

附錄

畢竟不識本然之性

第十九章

此章之說未然謂造化樞紐品物根柢指本原處而言亦過於遷就矣豈有本極在本原處便能管攝到得末流處遂不能管攝邪是何道理其以形體性情君子小人治亂禍福證氣強理弱之說皆未爲當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程子謂此二言便是天理此乃超然之見理氣更安得有躡縫耶試精思之一旦豁然將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第二十一章

周子在程朱之上恐未易言二程所以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後學者第一是辨異端闢邪說使聖道既晦而復明學者不迷其

所向豈小補哉不知周子緣何却欠此一節且天地造化之妙聖學體用之全易中言之甚悉太極圖說殆不能有所加也推崇之過聽者能無惑乎

第二十四章

經緯之說是矣然區區未嘗疑此二言

第三十五章

此兩言既在所取宜有定見不可爲一物不可爲二物竊疑所見猶未定也

第三十八章

伯子又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皆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觀乎此言可見記者初未嘗誤此義理本

困知記

附錄

原精深至論未可草草看過也且高論既疑物之偏恐不能有何又云人物之生理同而形異耶然要尋究人物俱有知覺而所知所覺者則不同可見理一分殊矣

第四十一章

今之禪學有類清談誠哉是言也殷監不遠尚賴憂世之君子相與救之於未然

第四十二章

終以盲廢一言似欠温厚有以潤色之爲佳

第四十四章

此章之言似乎未甚經意請更詳之

第四十九章

可謂深知白沙者矣論學術不得不嚴論人才不容不公使白

沙見用於時做出來必有精采

第五十一章

性書中有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辨考究體認煞用工夫覺得朱子之言不無窒礙但渠於性命之理終未能究見端的若有的見則於窒礙處須有說以通之必不爲理氣兩字所纏絆也

第五十三章

此章之說賢友至以爲盜得法相難可謂直窮到底據鄙見爲盜得法是一道也此正當理會處理會得透方見斯道之大全

第五十四章

傳習錄中附載陸原靜疑問有云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又論照心妄心謂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

竊所未明以此見其儘會思索若能再進一兩步竊恐終難契
合未必不爲朱門之曹立之也意蓋以此望之非賢友見疑無
由盡此曲折益以見立言之未易也

第五十五章

格物通近方見之不意其侮聖言一至於此

第五十七章

三百八十四爻俱要看得個道字分明方是實學且如屯之九
五居中得正而大貞凶豫之九四既不正又不中而大有得食
前方丈豈容一口併吞之耶

第六十章

謂金針爲秘法而非心見之明矣彼指金針爲心者果不明耶
殆不誠矣不明之過小不誠之罪大

第六十四章

既與孔氏異恐不得爲聖人之徒矣

第六十九章

畢竟消滅前代姑未論國初所見如周顛仙張三丰者今安在
耶

復南豐李經綸秀才

已亥冬

地之相去殆千百里兼素昧平生忽辱專使貽書殊莫詳所以
不幸適有長孫之戚勉強披閱乃知足下之有志於道也來使
繼出盛製一編亦勉閱一過才氣充溢筆勢翩翩開合迴旋每
極其意之所至夫要以崇正抑邪爲主誠有志哉老病忘言久
矣方抱哀悰又眩於高論茫然不知所以爲答也顧來書末簡
有指合玄微於談笑間一言殊覺傷易道之精微豈談笑間可

盡乎觀所用合字之意蓋已自信不疑故以天地間大快之語高論雖不爲無見多涉安排恐當尚有進步處也又讀書記中論及考亭有云見知至之先六事而味乎知不越於明新物不出乎人已則况觀萬物之言得又云致知之論不根至善窮高極廣中材阻難此非老拙之所知也切詳大學章句其釋至善之義云事理當然之極釋格物之義云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事物之理即前所謂事理極處之極即當然之極非有二也總論又云格物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首尾渾融絕無滲漏是下無乃玩之未熟而輕於立論乎至誠盡性極於贊化育參天地不明萬物之理安能贊天地之化育乎萬物之理與人已之理容有二乎至以知言有愧議考亭尤恐獲罪於天下後世之君子考亭嘗舉禪語以警

學者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真知考亭固難然自知亦非易事願足下慎之損議論之有餘務誠明之兩進急於爲已緩於攻人足下所從事者其或在此以此奉酬雅意不識可乎惟加察焉幸幸

答湛甘泉大司馬

庚子秋

宦成志遂身退名完古今若此者能幾人向聞解組榮歸深用爲故人喜老病不能出擬專人奉候久之未有來耗邑中忽差人送至教札始知嘗爲武夷之游暮宿澄江侵晨遂發追候不及悵快可言別楮誨論諄諄極感不外第慚固陋終未能釋所疑僕素聞白沙先生人品甚高抱負殊偉言論脫洒善開發人問嘗與朋友言使白沙見用於時做出來必有精采夫以私心之所歆慕如此安肯肆情妄議以眩夫人之觀聽耶其以禪學

爲疑誠有據也蓋白沙之言有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執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深刻之固將垂諸百世以昭示江河之教茲非可據之實乎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聖賢之訓深切著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爲天理則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是則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無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所以立本其於中庸與明道之言又不合矣中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

體認亦自分明虛無津津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星也分斤分兩皆原於是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若乃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所據以權物之輕重乎此理殆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爲與以也陳守得而不疑乎禪學始於西僧達磨其言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不假作弄不出此八字而已妙圓之義非神而何寂空之義非虛而何全虛圓不測之神又非白沙之所嘗道者乎執事雖以爲非禪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且吾聖人之格言大訓而在方冊曠如日月浩若江河苟能心領而神會之信手拈來無非至理今觀白沙之所學示曰無學無覺曰莫被莫喝曰金針曰衣鉢曰遊田面目來大抵皆禪語也豈以聖經爲未足須藉此以補之耶先儒有言佛老

之害甚於楊墨孟子於楊墨之淫辭直欲放而絕之所以闕先
聖之道者其嚴如此白沙顧獨喜禪語每琅琅然爲門弟子誦
之得無與孟子異乎欲入之不見疑其非難矣來書謂以白沙
爲禪者皆起於江右前輩僕亦江右人也執事豈意其習聞鄉
評遂從而附和之耶何樾丘張古城胡敬齋固皆出於江右若
李文正公乃楚人而生長於京師謂石章楓山則皆越人亦
皆以禪學稱白沙何也夫名位實而立者也置無其實人安得
而名之諸君子多善白沙而名其學如此亦必有所據矣執事
盍反而求之所辨居業錄中兩條拙說中頗嘗論及今又增入
夜氣之說反覆研究終是不同蓋夜氣之所息其用力處全在
且晝之所爲不在靜中也僕與執事相知垂四十年出處差池
無緣一會往年嘗辱惠問亟以書報兼叩所疑竟未蒙回答今

皆踰七望八而僕之衰憊特甚舊業益荒忽枉誨言喜踰望外
使於此稍有嫌忌而不傾竭所懷則於故人愛與之至情不爲
無負矣是以忘其固陋而悉陳之固知逆耳之言異於遜志然
與人爲善實君子之盛節也如曰不然更希申論若夫理氣合
一之論未審疑之者爲誰自僕觀之似猶多一合字其大意思
與鄙見相同無可疑者知僕之無疑於此則前此所疑或者未
爲過乎兩詩詞意俱超飄誦無數第陽春白雪難於奉和耳不
宣

湛甘泉原書 原本有誤字落字

水又頓首言人多言整齋公指白沙先師爲禪水謂白沙先生
非禪也第一指教之初便以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爲標的又以明道學者先識仁一段末亦以孟子此段爲

存之之法及水自思得以書稟問天理二字最爲切要明道云
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李延平教人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水以爲天理以須體認日用間隨處體認
天理便合有得先師喜而以書答水曰得某月日書來甚好讀
之遂忘其也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聖
賢佳處也夫禪者以理爲障先師以天理之學爲是其不爲禪
也明矣又將講之初發嘆曰三十年不講此學講畢水進問云
張東所係門下高弟如何三十年不講先生答云此學非是容
易講得東所尋常來只說些高話渠不曾問某亦不語之自林
緝熙出仕去後遂無人問某亦不講矣後水歸羊城會東所東
所甚見喜忽問曰白沙村有一古氏婦人如何水答曰間只坐
忘蓋此婦孺居學佛靜坐故也東所搖首云不然不然三教本

同一道水於言下卽知其未問白沙先生爲的也嗣後遂往往
與之辨論儒釋不以爲然白沙先生問之曰語水曰東所是
禪矣但其人氣高且莫攻之恐渠不轉頭無益也據此則白沙
先生之非禪又明矣以爲禪者皆起於江右前輩白沙先生曰
得之學發於言論不陷陳言疑是禪胡敬軒居業錄有二處
一以答東曰先生書藏而後發之語爲禪水辨之曰然則中庸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亦禪矣乎一以靜中發出端倪之語爲
禪水辨之曰然則孟子夜氣之所息及擴充四端之說亦禪矣
乎蓋人之心天理本體具存枯之反覆則亦若無有矣實未嘗
無也夜氣長之則本體端倪發且一氣好惡與人相近者
是也見此端倪從此涵養擴充盛大則天理流行矣何以謂
之禪後世必有能辨之者非慮後世人遂以白沙先生爲禪足

累白沙先生也恐後世聖者復作懸疑之者之未見也至於
疑水以理氣合一之說此說蓋自水發之而具存於古訓也孟
子曰有物必有則物其氣也則其理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形色
其氣也天性其理也又曰其爲氣是集義所生者氣其氣也義
其理也又前所舉之氣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
平旦之氣其氣也好惡與人相近理也至於手容恭足容重手
足氣也其恭重理也一一合觀之理氣何嘗有二乎今水也與
函丈皆老矣故以既不得面講教而以墨卿爲道區區平昔之
所欲言三四十年之所積疑者敢以陶于越居之後幸垂詳焉
悚息悚息謹啓

與林次崖憲僉 辛丑秋

頃承光顧極感高誼山鄉牢落愧無以爲禮匆匆就別甚欲追

送十數里以少盡薄情而筋力不逮第深悵快而已隨得留別
及留題中暨高作二首次日又得所與貴同年馬宗孔辨書時
一展玩宛然故人之在目也用此爲慰理氣之論因拙疾艱於
往復未及究竟此心缺然執事理學素精曾不以僕之衰朽空
疎見乘弗弗措正在今日敢復有請計不以爲瀆也僕從來
認理氣爲一物故欲以理一分殊一言蔽之執事謂於理氣二
字未見落着重煩開示謂理二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理言則
太極理一也健順五常其分殊也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
五行萬物其分殊也究觀高論固是分明但於本末精粗殊未
睹渾融之妙其流之弊將或失之支離且天地間亦恐不容有
兩個理一太極固無對也執事又舉形而上下兩句謂孔子嘗
以理氣並言僕以只是一個形字奉答亦未蒙開納近細思之

此論最是精微多言未必皆中但當取證於聖賢之明訓爾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形而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形而下者也聖人只是一直說下來更不分別可見理氣之不容分矣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發育萬物乃造化之流行三千三百之儀乃人事之顯著者皆所謂形而下者也子思明以此爲聖人之道則理氣之不容分又可見矣明道程先生只此是道之證僕已嘗表出還有可爲證者一條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是也合此數說觀之切恐理氣終難作二物看據大傳數語只消說一個理一分殊亦未爲不盡也請再加參酌求一定論因風見教至感辯書議論甚正即其詞而味其旨其淵源所自非

陽明即甘泉高見固已先得之矣與王湛二子皆相知蓋嘗深服其才而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者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陵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把善外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至善即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以此知陽明不曾看見理字又嘗見雍語有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講討以此知甘泉不曾看見理字二子平生最所尊信者莫過於明道先生其遺書具存不知緣何都不照勘乃爾相反明道先生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皆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又曰萬物皆備

于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入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第一義二子都當面錯過謂之尋個理字不着可又情乎抑程子止言物爾未及於事只如魯徹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則事事皆有定理亦自可見斯理也在天在人人在事在物皆無往而不亨意當當也此其所以爲至善也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於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而順應之用以符心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通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反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秘者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儒書中僅有良知一語大意畧相似陽明於是遂假之以爲重而謂良知卽天理孟子何嘗指良知爲天理耶是認孟子也嘗

閱陽明文錄偶摘出數處凡用良知字者如其所謂輒以天理二字易之讀之更不成說話許多聰明豪爽之士不知緣何都被他瞞過可嘆也夫如答陸元靜有云能戒慎恐懼者是天理也答顧東橋有云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辯者舍吾心之天理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答南元善有云耳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聽矣目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視矣心而非天理則不能以思與覺矣答歐陽崇一有云天理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天理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妄構之思自是紛紛勞擾天理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天理無有不自知者答魏師說有云能知得意一是一與非看則謂之天理語如此類非徒手足盡露誠亦肺肝難掩實不自考顧乃誣孟子以就違磨裂解毀冕拔本塞源言之可爲痛恨其自誤已矣士子有志於學而終不免爲

其所誤者何可勝計非有高明特立之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撲其焰欲求斯道大明於世其可得乎僕懷此有年病臥空山無可告語茲因辦書所感發不覺時時相應亦自然之理也距誠行放淫讒在吾次崖何用多視惟冀推廣此意俾後學皆知所向而弗惑於岐斯道斯民庶乎其有攸賴爾三詩皆依韻奉答別權呈意淺詞拙伏希覽正

再答林正郎貞字

王貞春

舍親歐陽銀臺及曾進士先後過家連得教札兼聞道履佳勝甚慰渴仰之私所思續記箋重箋福編俱奉領訖珍感珍感往年附呈謬語誠不自知其可否姑藉此以爲受教之地過蒙不鄙一以高見決之使得因其所明益求其所未至愛與之厚莫或加焉細閱里箋可否大約相半其所可者亦既歸于一矣其

所否者在僕之愚或猶未免滯於舊見尙容子細推尋以卒承君子之教再三之讀今則有所未敢也惟是第四章道心之說第三十五章未發之中之說實惟義理本原聖學綱領不容有毫髮差互而彼此議論參差乃爾欲求斯道之明其可得乎輒敢復效其愚以求歸一之論計亦在所欲聞而不厭也夫所謂道心者果何自而有耶蓋人之生也自其稟氣之初陽施陰受而此理卽具主宰一定生意日滋纏綿周匝遂成形質此上智下愚之所同也其名爲道心其實卽天理彼未嘗學問者雖不知天理爲何物天理曷嘗有須臾之頃不在其方寸中耶蓋無爲之宰譬如形影之相隨是以雖其昏慢之極而至微之體自有不容離者不然則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是從何處來耶善學者固當默而識之矣今詳高論乃謂常人滿腔子皆利欲之

心是體固人心也用亦人心也夫何有於道無乃見其末而遺其本乎若夫未發之中僕嘗卽道心驗之其義一而已矣苟明乎道心之說則未發之中自可不言而喻今猶未也當就高論之所及者講之高論有云常人未發之中有則有之決與聖人未發之中異此言誤矣中爲天下之大本大本卽天命之性果如高論是天命之性有二矣豈其然乎蓋聖凡之所以分繫於大本之立與不立而所謂大本者初未嘗有兩般也高論又以未發之中人物皆有之說爲疑豈不聞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初無分於人物耶未發之中性命之實體也何獨歸之於人而疑物之不能有耶固知中和本指只就人身而言然吾人講學須是見得此理通乎天人物我而無間方盡中庸一書之義方可進於萬物一體之仁不然則鳶飛魚躍於人有何干涉子思纔

一拈出程子便指爲喫緊爲入處耶斯義也拙記西言之煩詳且嘗取證於明道先生之言以見其非臆說執事亦旣聞之矣倘不終以過高自是見疑而特加之意焉幸甚幸甚若此論未能歸一其他合處雖多終是無頭腦學問終非完全之物誤蒙愛與不敢不盡其愚友道當然無嫌可避也至若造端之說所以不同蓋僕嘗玩味此章似乎只是發明道體不曾說到做工夫處故於造端二字只就生化上立說高論自君子之道法乎天地以下却是修道工夫或問中亦有此意但求之予思本旨似乎不甚合耳然二說各是一義殆不相妨非如道心及未發之中斷不容不歸于一說也

答林次崖命憲 壬寅冬

鄉視劉司訓處人回送到手書甚慰饑渴書詞泉涌所以開發

愚陋者殆無遺論真可謂切切惻惻者矣感佩感佩僕雖不敏然從事於程朱之學也蓋亦有年反覆參詳彼此交盡其認理氣爲一物蓋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決也明道嘗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原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竊詳其意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說個形而上下則此理無自而明非溺於空虛卽膠於形器故曰須着如此說名雖有道器之別然實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於原來只此是道一語則理氣渾然更無罅縫雖欲二之自不容於二之正欲學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則不是也前書雖嘗舉此二條只是帶過說今特推明其意以見其說之無可疑惟是默識心通則有未易言者耳凡

執事之所爲說率本諸晦翁先生僕平日皆曾講究來亦頗有得謂是理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乃其說之最精者但質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說來說去未免時有空礙也姑借來書父子慈孝一語明之夫父之慈子之孝猶水之寒火之熱也謂慈之理不離乎父孝之理不離乎子已覺微有罅縫矣謂慈之理不離乎父孝之理不離乎子其可通乎抑尤有可疑者曰以氣言之則如何如何以理言之則如何如何道器判然殆不相屬然則性命之理果何自而明哉良由將理氣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終不能定于一也然晦翁辨蘇黃門老子解又嘗以爲一物亦自有兩說矣請更詳之細閱來書於明道之言看得似別蓋其意本歸于一高論乃從而二之於子思之言看得又別以發育萬物禮儀三千爲道之所生不是就把此當道如此是

器外有道矣是子思語下而遺上矣豈其然乎然則謂子思去了太極生兩儀一段只就天地上說起乃是個無頭腦學問未論認與不認只恐子思子復起不肯承認抑未聞天地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魯其急於立論而偶未及致詳耶書末所云知不用格物致知之功而徒守理一分殊之說切恐祇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非可與議精義入神之妙也此言却甚當近時學術多是如此區區拙學於鳧魚花竹亦嘗用心理會頗見其所以然者而況於仁敬孝慈之類人道大倫安敢忽也然分之殊者易見而理之一也難明且如乾之亢龍坤之龍戰其爲凶惡不待言矣而至精之理未嘗不在執事以爲然乎否乎必於此等處皆灼見其所謂一者方可謂之精義入神不然雖毫分纖析猶爲徒博也歲中多病酬答甚艱而詩評之誨不可以虛辱

力疾布此大意粗白愧不能詳也倘猶有疑更希嗣教不宣

答林次崖第二書 甲辰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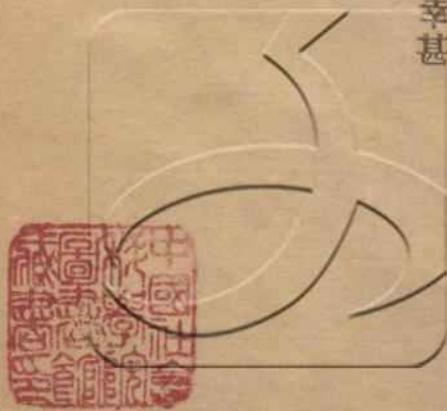
鄉親劉長教過家得四月望日書再承理氣之教慰感兼至書詞累幅遇警策處老目輒爲之增明然究其指歸總是不離不離之說僕前書頗嘗推言其室礙遂不意如水之投石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個心道心以體言人心以用言體用原不相離如何分得性命理也非氣無絲毫正太和氣也非理安能保合亦自不容分也集義所生配義與道是教人養氣之方及養成之效若論道體只是個浩然之氣更從何處尋竟道義乎今欲援此等以證理氣之爲二物未見其爲精切也執事之學誠博然亦不須多引且說乾元亨利貞一句將以爲理乎將以爲氣乎區區拙見已具前書更不欲泛引瀆陳誠恐被葉愈繁而本根

終蔽前書嘗就明道先生元來只此是道一語推明其意以爲正欲學者就形而下者之粗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則不是也言雖約而意已盡義亦甚明竊謂明道復起亦必有取於斯言而來教乃以爲錯看偶記明道先生又嘗有言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中庸又直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天下之達道以此觀之不曾錯也泰之高論乃於是道之下添着之所在三字明道立言不應缺少却恐是錯又蒙見難萬物之多三百三千之儀從何處鑽出來讀漢籍看了聖人立言之旨敢問高論以萬物皆生於道道果在何處存站存站處明白鑽出來亦明白矣程子釋逝者如斯之義云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果如高論程子得無錯乎且此章章首大句明是一頭兩股註

所謂極於至大入於至小解得亦自分明高論乃云子思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將兩句一直說下來便截斷了只要遷就已意更不問子思是如何立言及說到三百三千之儀失了頭腦却去牽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一句將來安插在上講學似此果何益乎且吾二人之學皆宗朱子者也執事守其說甚固必是無疑義偶有所疑務求歸于至一以無媿乎尊信之實道理自當如此未可謂之橫生議論也蓋朱子嘗有言曰氣質之性卽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又曰理只是泊在氣上漢之所疑莫甚於此理果是何形狀而可以墮以泊言之乎不離不雜無非此意但詞有精粗之不同耳只緣平日將理氣作二物看所以不覺說出此等話來晚歲一言覺得於上面猶隔一膜亦旣明有所指此正後學之所宜致察也高論以陰

陽是道之所在與泊在氣上之言有何差別但不曾明用泊字耳非習矣而不察之過歟格物之義凡高論所及皆學者之所習聞但於豁然貫通處不知何故終不抽及程子曰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哉此事全在覺悟不然雖格盡天下之物內外終成兩片終不能無惑也僕言理一分殊最盡只是說道體又嘗言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則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方是說下學工夫舉分殊則事物不待言矣說正欲便是教學者於分殊上體認果能灼見此理之一精微顯上下四方一齊穿透尙安有毫髮之不盡乎此則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僕雖不敏曷嘗徒守理一分殊之說但偏觀自古聖賢論學未有專事於博而不歸諸約者故常以反說約爲主執事才措着一句更不推尋上下文意輒譬之水卜打棍水底摸針斯言也無乃傷於

易乎抑其中或有所不快乎摸針橫議錯看乃來書三大節目不得無言此外更不容強聒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幸遇同志之友而未覩其歸甚爲可惜然聖訓不敢不遵也惟心照幸甚



71023197



困知記附錄終



